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後漢書

十七之廿三

727.042
1251
Vol. 8

馮岑賈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鄭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

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曾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曰郡掾監五縣與

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

兵中

中地名也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舊微行

為漢兵所執時異從

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位健有武略綝音北心反

並從光武因其薦異得

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

已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

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已歸身

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

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

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鈺期

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建作段守光武皆曰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

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曰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

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漢書盧羽及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

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

因謂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才用

反音首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

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猶言刺感之徒易流德澤宜急分

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鈺期

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因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

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

舍止息也至饒陽無幾亭饒陽今在任人屬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豆粥

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

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熱音而悅反光

武對竈燎衣燎音爇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

至下時虜西見白木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白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

南宮在虜沱河南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通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

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

杜預注春秋曰虜國在襄城成武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後相連引車避道之由是無尊治變嗣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為整

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謂屬也袁宏書曰先時諸將用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

屬大樹將軍光武曰此多之多音重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

又降匈奴于林闕頭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頭王作難前書音華闕音頭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

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字作儵

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巨

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

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言拒朱鮪等異

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照形往事所見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

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人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各

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過於軍門武王乃罷其縛復其位項伯名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

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李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並遠獨居一隅也

軼支久欲其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

始大臣張印中郎江賜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更始南陽是日大臣垂帷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雷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言踰史記曰古

公自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政之不必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邪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下李文誠能覺悟

成敗亟定大討論功古人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

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

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

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

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軸才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要論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一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臣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漸見章紀又南

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

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士鄉在河南郡大破

精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

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言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須令極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

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已綏異平陰縣名屬溫郡綏訓連綏異遣校尉護軍將

軍將兵與寇相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

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昨更始敗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

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

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吳時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宗

使太中大夫齋牛酒太中大夫秩千石令一百里內太守都尉已

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

具劍東觀記曰禹以寶玉裝劍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臣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

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東觀記曰通池霍郡陝王長初瀾惠華陰陽沔等稱將軍等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五千餘人

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其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

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已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

使諸將屯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巨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郤異曰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二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曰救之賊小出其所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爾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

通池

以馬為喻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淮南子曰至於通池是謂隅中又前書管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注當參天今已過

期尚在桑榆間

方論功賞巨咎大勲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

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伐邾或致之也臆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

芳丹據新豐補漢書芳作朱蔣震據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置陽縣

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谷口即名關左馮翊故城在今

臨泉縣東北

呂鮪據陳倉角閔據汧路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鄂汝章據槐

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

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

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

來降歸異岑走攻析

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

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

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

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隔斷委輸不至

軍士悉已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

鮪張郃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

人就呂鮪出屯陳倉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問

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蜀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

都成都言蜀州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異自己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

帷帳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巨章示異異懼記曰使者來當西上則以命示也異惶懼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

侯徹侯帝諱改焉受任方面巨立微功謂西方而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

及臣伏自思惟巨詔救戰攻每輒如意時巨私心斷決未嘗不有

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

子之文章則對而聞也夫下之言性與天實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也披攘之時豪桀競逐逐也迷惑于

數臣言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

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巨謹救遂自終

始見所示臣意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酋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

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湖陳傳捷之謂以喻紛亂既能使中黃門賜巨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

無羹亭豆粥虀泔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與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

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擊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齊桓公與管仲飲酒

於齊齊以為相說免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羶也自食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臣今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下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數

引讎見定議圖蜀閉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

引讎見定議圖蜀閉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

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

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恣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

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

境忸怩小利忸怩猶懼也謂囂謂囂則事而居為之猶雅曰忸怩也遂欲深入若得柁

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言兵今先據城曰

逸待勞非所已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

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

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伐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

詔人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狼下三輔驚恐大

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

功若丘山猶自曰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也

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曰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

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縣界青山

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宗周等復立囂子純猶

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

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更士精銳水火諸將共攻冀

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

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諡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

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綰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綰

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彭卒

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光武親殺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

親義不忘勞典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與滅國繼絕世公羊

身身首我光武受公卿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

光耀萬世社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

圖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

繼於今東觀記曰光武親殺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

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

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曰魯至四十五日景風於是紹

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東觀記曰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

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

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東觀記曰關其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

貳嚴說其城守明解大夫貳嚴字之剛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漢兵攻之數月

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

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曰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

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

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搖句踐之後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

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

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

執旗鼓若置琴則立而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

軍門并設鼓戰人必不下

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
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

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兵
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天家豪右可曰為用乃

賈歆賈歆曰為師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
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部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

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馬武先攻各陽未歸大出軍徵擊彭時天霧鰓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棄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

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
驍騎將軍劉植楊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

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曰彭嘗為鮪校尉令
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歎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

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曰報恩今赤着已得長安更始
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

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
將何待乎雙就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

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
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

也其明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起
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

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更始傳尹尊為郾王乃面縛與
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

明且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
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下雋葉等十餘城雋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且陽雋葉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皆

破其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曲陽縣人少學長安交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郡

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

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

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

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

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

等攻之連月不尅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

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介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

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在帝幸諸將親戰大破

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豐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介

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

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

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兒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

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在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

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曰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

明日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今在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亾

歸曰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

阿頭山大破之沔水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北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

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

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
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魏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豪盜更始心

口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東魏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
陽所爭不如按甲臣觀其變戎曰臣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圍豈況

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
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曰

書招戎我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魏記曰戎至期日始報而反與秦豐合

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
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

級豐餘兵裁千人又賊中食且盡帝曰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
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

與數十騎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曰將代蜀漢而來
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田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也東

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魏諭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

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
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

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
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驍將兵助彭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

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譚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
大長秋曰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八年彭引兵從

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守上邦帝畱蓋延耿弁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

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隸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

以隸盛主為堤黨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黨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弁亦相隨而退黨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帝

擊之凡軍代則曰營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軍入弘農界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

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在每一令子弟一定還也

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單下江

關初筭以為之浮於水上續通志曰船也部景地曰水中通鑑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

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單下江

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欂柱絕水道結營山上曰拒漢兵彭數

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小俄也兩雅曰俄謂之橈

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

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續通志曰船也東觀記作謂騎五千匹皆會

荆門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欲罷之彭曰蜀兵盛不可遣上

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山征

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欂柱

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積注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

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

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

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衰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

伐已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下太守號彭到

江州田戎食多難卒拔雷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人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

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

之因是化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郡見使精騎馳廣都

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遂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曰打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彭聞而惡之欲徙

會日暮獨刺客詐為亾奴降夜刺縱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

軍整齊秋毫無犯毫毛也秋毛翰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甲穀上甲穀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里遣使迎降太守及僕自止為甲穀上會彭已薨帝盡召任貴所獻賜彭

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

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桐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

縣名屬汝南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伉音口伉卒子杞杞音杞東觀記曰杞

起元初中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

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

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

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

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蝨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寇更侵也狗吠不驚足下生鼈鼈長毛

追吠故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

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

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

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

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未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曰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曰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請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克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克舜事在湯武之後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更各自踰據又不速桓文王曰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不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禹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光佳反

武解左驂曰賜之賜與也官屬曰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

調補鄆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巨職勿自擅除謂上謂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先也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然則公更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進上謂官屬謂長史其曰欲以復為鄆尉一署報不許也光武

至信都曰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

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破羽先登破猶負也折羽為難領也所向皆靡

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已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喪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

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

始鄆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
有言沈吟久之乃曰檄叩地曰鄆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

對曰臣請擊鄆帝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
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鄆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
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

別擊赤眉於新城池池間連破之新城今在河南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
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曰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
匈未破上書請復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
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卽膠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卽墨在今萊
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樂縣西北觀陽在今昌樂縣東挺一音廷復知帝欲

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
敦儒學敦厚曰敦剽也謂剽奪甲兵東觀記曰復聞帝欲重受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曰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
子不令以史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爲人剛毅方直
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曰吏

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
固始侯李通二十一年卒諡曰剛侯子忠

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
邯爲膠東侯邯弟宗爲卽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
舊內郡徙人在邊者寧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

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曰適發其姦或曰功次補長吏
故不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
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故遺還其後

故不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更不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
入塞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
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
朝光寵最盛已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著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

巨西方城巨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二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

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乃足已感三軍而懷敵人故

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已全福征南

惡彭人之地留之已生灾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豈幾慮自

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更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馮岑賈列傳第七終

馮氏

後漢書十七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羨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已賓客犯

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各也謂脫其資用乏已販馬自業往來燕趙間所

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精漢書曰淮陽人韓鴻鴻者

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

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

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

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特之功也一時言不寵已為然而官

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已譎眾未知所

出論許也未知欲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

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問已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

以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

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曰
詣寵令具呂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

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劉誅王郎大將趙閎等及光武於

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言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

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

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鼓與吳漢言其人勇鸞有智謀廣雅曰鸞執也此鳥之勇銳獸

之猛悍者皆名鷲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

馳至無終無終今山茂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有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曰漢無備出迎於路漢

即攜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拜從拜隨也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皆感其

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冀府上兵簿冀大也兵簿諸將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屬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

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

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

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

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

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倖中

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

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

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

待滅亾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

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

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續漢書曰時史彭已在城中將躬

漢曰何故與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

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

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劉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

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為大司馬

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

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

馬武等討其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

漳水出上黨漳曲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

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鄆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又與偏將

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

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

承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

不利檀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劍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

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

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都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木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

也及烏桓突騎二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破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美鼓而進之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益延闔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

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

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鬲登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鬲當土疆宗豪石也鬲首單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

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

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

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

李國故城正今鄆州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

武紀斬憲事以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

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

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亾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

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

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

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健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

漁活津黃
數百方

遂圍武陽述遣子塔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

其眾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

成都市橋橋名也詳見公孫述傳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

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東觀記續漢書

尚字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

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緩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

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

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

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

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采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具引還廣都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其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略猶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人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

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然之事已見述傳且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國家上冢賜穀二

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

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

史歆反於城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

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公孫容等宕渠胸臆一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助臆音忍宕渠山各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息其地土溼多胸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

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

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

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

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

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

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重之

魏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毋常山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嚴即裝也嚴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通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頓之察也斤音斯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

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

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東觀曰曰有司奉議以武為諡特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

事漢制南北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此車介士哀侯

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灑陽侯灑陽縣名屬汝

南郡在灑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灑州吳房縣也音勃以奉漢嗣且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

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茲稱此故加新字今灑州縣也筑音逐旦卒無子國

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

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縣西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為蒙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

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門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

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蓋指人意是倚之也

諒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忍於言也四者皆金之質若加文

則成文斯豈漢之方乎方北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高祖謂臣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端之任是見疑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

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

依則智者以有餘見疑

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

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掾州從事所在職

十八年立制史十三人人上一州首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并延並為之故言雁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

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

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其夏督騎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

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劉永

延攻而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陽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

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魯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而彭

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又破永沛郡太守斬

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救永共

夫原伯佼之後也

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管夫祝宰樂人楚

反城迎劉永反音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

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

周建於新新縣各屬沛郡有大澤鄉音長進與董憲戰畱下皆破之謂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

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

茂於彭城茂建亾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休音肥憲聞

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倚擊也東國記作擊字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

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曰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討

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之聞戰或曰鼓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史觀正誠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謀逆虜奉職本情久竭天誅惟恐汗辱各城不及等倫天下

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

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

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

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

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

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二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欵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

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

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廬亭侯東觀記作廬亭恢卒子遂

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有鄂故北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

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

武以為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南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將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

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

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

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

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

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

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在八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在中山國引

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城在今頓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

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濟昌縣西南有金門白

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

贏下贏縣名屬大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以稍

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其破張步事在弇

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

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嶺榆嶺榆縣名屬東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

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者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者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敷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虜國家呂為重憂且勉鎮撫
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南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新蔡今屬州縣也封斬春侯斬春侯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潁人也潁縣名今屬州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郡有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

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

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

顏顏字作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

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中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大夫華陽書曰使大夫持節拜宮為輔威

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沛陰皆平之十

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越人從於此因以為名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

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安輪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呂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曰勞軍營宮陳兵大

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漢書所宜公說又曰下酒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小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

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

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

百匹宮矯制取呂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敷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虜國家呂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南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新蔡今屬州縣也封斬春侯斬春侯諸卒子篤嗣臧宮字君翁潁川潁人也潁縣名今屬州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郡有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顏字作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中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大夫華陽書曰使大夫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潁川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沛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越人從於此因以為名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安輪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呂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曰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漢書所宜公說又曰下酒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小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呂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詳略書曰：上書其方官賜更：絲練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百十

萬數人好賜而惡於北方劉隆之地故守敗者皆謂之北更記無書曰北者敗也而西代曰北爲背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

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郫各屬蜀郡繁郫江名因以爲縣名

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

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籠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書云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

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鄴侯十五年徵還京師呂列侯奉朝請

定封朗陵侯朗陵在今陝州郃陽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

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武作微劫吏人自稱將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

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延解令得逃亡逃亡則二亭長足以禽矣帝

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溪縣宮以謹信質樸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

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突亦解虜今人言疫死旱蝗赤地赤地亦在

地之物皆盡范范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禍過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地所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惶人不日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往謂史齊附庸之國也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往謂史齊附庸之國也

且北狄尚

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言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

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

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

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

璽紆紱跨陵州縣輿解見北史北魏自虎遁回天子朱紱諸侯亦殺上屬一尺下屬一尺法

殊名詭號于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秦地也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

兵之日幾會也既習也先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

志者東勝之志也

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詩交篇曰利劍鳴于中說之曰長劍擊也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之自卦九五曰其凶其吝擊于包

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

忍傷燕王之陳乎十城縣名入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鮮于靺鞨平城破匈奴圍七日乃解二十一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沛天所中顛沛狼狽也

贊曰吳公鷲彊寔為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受上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滿也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雕陽宮俊休休是亦鷹

揚詩曰長上休休又曰惟歸尚文情思也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後漢書十八

耿弇列傳第九弟國子家弟國子弟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曰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巨明經為郎與上莽從弟伋

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經曰安丘先生人成帝開徵見之望之不肯後為朔調連率于朱改上谷郡弇少好學習父業詩曰數有難謀

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謀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書曰成終郡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

令況自呂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以稷微其材力也始因齎貢獻曰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其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九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後漢書十八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百

鱗鳥合之衆鱗鳥也音力丹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也倉包不從遂亾降王郎倉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留署門下吏弁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已定邯鄲光武笑曰小

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弁暹微與况陳上功德自暹年

見上也弁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弁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用賜宛人也

谷太守卽弁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

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余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

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弁歸主人食木邑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卽薊縣重城中相持弁既與上相失

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弁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

在縣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弁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曰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弁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曰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弁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

還而代令張臯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言爲援助光武曰弁

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臯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

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

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肅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

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涿州邯鄲縣內

弁入造牀下請問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

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

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

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

公不能辦也

辦猶成也音治也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

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弁以河北官

巨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

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

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人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召集其大計

光武大悅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弁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

王哀厚弁如父子故也赤心為人王陳事上曰我職卿耳

乃拜弁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弁到上谷收葺順蔡充斬之漢亦誅

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

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弁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

數日乃振

謂謂藥也

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

縣名屬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北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各並在今幽州也

光武還薊復遣弁與吳漢景丹

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

平谷今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

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今張家口縣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無終音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

光武即位拜弁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

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

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曰

從岑弁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

從岑弁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

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弁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巨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弁進攻漁
陽弁曰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
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
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弁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廩侯隃廩縣名屬右扶風
故城在今隃州乃命弁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
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海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
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
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巨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
萬分為兩道巨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

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

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袁宏書曰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况曰况况功大不宜監察從事况部軍苦不足久居其請行在所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

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

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巨

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朝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祿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巨待弁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亾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縣名也一名巨里今在齊州今歸縣東南也弁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巨填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

救之弁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巨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巨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

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通雅曰山脊曰岡阪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巨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懼兇惡也費敢悉衆忘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

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

安西安縣名前齊郡故城在今西平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各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

軍書書中謂者也或音胡秦反或城在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前書曰義曰未起而林蒿中食也會

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巨為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

開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

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亾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

步至乃取之巨激怒步步聞大笑曰巨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

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巨况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

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

城東將攻弁袁嶽書曰弁上書曰臣誠恐深深高高張張從從劇劇縣縣來來攻攻疲疲勞勞飢飢渴渴欲欲進進誘

而攻之欲去而擊之巨營而戰猶鏡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

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

敢進故示弱巨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平城內有濩景王祠步氣

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樓臺也東觀

是實計也

記作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曰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奔股曰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曰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曰待百

官反欲曰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曰待之

伏兵如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鉅昧水一名巨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

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弁曰昔韓信破

歷下曰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今將軍攻祝阿曰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蕩擊已降前書曰齊屯田於歷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

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

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寧陛下之使亦會

敢勅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

隆之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會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

常曰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於軍門鑽也示必死弁傳步詣行在

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

今步兵各曰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八年從上隴明年與

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

廣舉竝為中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為榮

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封戶邑上大將軍印綬

罷上音時堂反 巨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

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

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喻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

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

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愛係汎存焉次錄注云援字伯緒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曰妃為甘園大貴人帝曰寶元

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

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惡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節上隆慮也至此說地而謂改焉位至侍中安帝

崩閹太后曰寶等四附嬖倖其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為耿氏請賜嘉三

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為侍中曰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之高祖曰

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大王入關救秦無所掠秦人無不欲得大

王王秦者人大王秦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空棄策河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棄自剋拔全齊而

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將時之度數不足曰相容乎三

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誼擊趙成曰王誼秦之名將與之必而耿

氏累葉曰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曰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
應作慮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

帝曰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曰先侯愛少子需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

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

外境國素有等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為天

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

宣帝嘗詔一年呼韓邪單于款塞
而與帝發所遣都一
千騎迎之帝以殊禮位在諸侯上
賞賜稱臣而不名

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憂開之警

安聯也
有後意
則開門曉也

萬世

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

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曰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

在匈奴曰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

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

會議常引秉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

年曰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

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

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延相去五百餘里固曰

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曰為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

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乘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沘陽公上明帝姊也爵

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乘乘大怒被甲上馬

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

驚曰且止將敗事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漢記曰固能勇乘將曰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乘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

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遠將軍視事

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乘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

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乘美陽侯食

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

營部然遠斥候則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

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曰朱棺玉衣將作大

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聞乘卒

舉國號哭武至黎面流血黎卽房字古通用也房訓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乘

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

平不相司直羣平况晃舉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

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曰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

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

級單于與數騎脫亾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在今同州只水縣西北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

海上遣使款塞曰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賢憲敗夔亦免官

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猶

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

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與鞬

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

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眾

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後遷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馘音元

初元年坐徵下獄曰滅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

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其後有馬鬣草馳走因附馬迹是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後坐法死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

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

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曰恭為戊巳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延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闡寵為巳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柳中即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

中黃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與與俱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

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

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

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曰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天者視劍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空謂厭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武師入中城名昔貳師使今廣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曰示虜東漢記曰恭親自挽蓋於是令十虜出不意曰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闕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大人先世漢人常

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亾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闕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曰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闕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曰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

王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大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

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巨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

羌也漢遣軍迎杖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唯

餘十王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

王疏曰耿恭言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虜虜數千自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曰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於是拜為騎都尉曰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

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

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融齋牛酒釋服祭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袍罕數與羌接戰明

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畱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

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

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

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軍防屯軍漢陽呂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賢及防還監營謁

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

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首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也元初二

年擊畔羌於下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暉並為郎暉字季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暉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

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

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

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始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巨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

曹子抗質於何盟書曰曹公曰齊桓公與魯君公會於何而盟

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蓋曰決一旦之負異乎

百死之地也言為一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子

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

蛇之章言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囚者介子推不言祿緣亦不及歸其宮門曰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趙殿醜酒齊

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

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西川宅園
氏謝制

後漢書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祭遵從弟彤

後漢書二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銚期字次況潁川郊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

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

召署賊曹掾 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

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戰曠日大呼左右曰趣 周禮隸僕掌服宮中之車鄭眾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諱文避與蹕同 眾皆披靡 披普彼反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巨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巨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援兵二

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橐肥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橐肥縣也故城在縣西肥橐故肥子國也 以爲縣故城在今橐肥縣西南並屬真定國黎音力追反

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 兒音五 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

被創中額攝憤復戰正也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

聞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

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巨順

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唯天子

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期與諸將迎擊之

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

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

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

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汝州汝陽縣中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率反鄴城帝曰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

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

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

陸謀欲反音城迎檀鄉或曰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

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

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史不如為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

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期即任將再往就弟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曰期為太中大夫

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

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

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地良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

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痼使使

其母問期曰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深恩當效死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歛贈戶衛尉安成侯印

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寧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

後

後

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各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

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詔獄丞父為郡決曹掾漢

職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

貧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

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潁陽

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巨霸為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

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

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

將巨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厥厥手相笑也厥音尺支反厥音論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

慚懼而退慚亦慙也音連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及至虜沈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

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

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

度度音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言加此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而津曰魚躍入于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巨濟事始天瑞也巨為軍正爵關

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上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巨歛之

傷者躬親巨養之光武即位巨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

并將臧宮傅俊兵而巨宮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

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

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巨微一切之勝微要也切猶權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道去誦曰城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

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

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虜

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

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

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謂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

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

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與平城下破之追出塞

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

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尅崞及繁時皆縣各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

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葛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縣是時盧芳與匈奴烏相連兵寇盜尤數

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鵝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

鳥相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歸縣北並通以運漕也巨省陸轉輸之勞

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相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

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巨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

封軟侯軟縣名屬江吳郡軟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為黃門郎

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

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巨其柔也

既而皆懼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巨縣吏數進見光武

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貴之貴猶赦也巨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

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

從平河北巨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

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

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鄆禹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弩中柏華聚也弩中

遮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

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

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

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

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

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衍縣各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鄆州南陽縣西南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

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說文曰玄曆上初也玄音古弘字

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曰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

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

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

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

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

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漢書曰上幸

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蓋封

其將帥皆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披甲引時則使其詐謀

益深而蜀警信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

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

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

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

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

夜乃罷黃門者名也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呂御蓋

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

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御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士無宿戒糧食不豫其令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糧千匹以賜吏士

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漢書及卒愍悼

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

親祠巨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罷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

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

范升上疏追稱遷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昔高祖大

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呂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

疇等也言功也死後子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斯誠大

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斯言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自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

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

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已加生厚仁有已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卓如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貴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

其小欲大欲可也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

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滎陽

西拒隴蜀先登抵上即隴深取潞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難

謂不節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

產兒午自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己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已家事

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嚴雅詩也禮記投壺曰壺

高為其矢之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其皮取其陰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諡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

乃下升章曰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

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使送葬諡曰成侯既

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嘆嗟嗚呼則見上感德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詳臣各懷斷博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

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爲黃

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爲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

賁令襄賁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

行彤至誅破盜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書勅勵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嘗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相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

吏人朝廷曰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及遣諸將分屯障塞

帝曰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

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

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曰三虜連

和卒爲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也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曰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具

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

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
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
體貌絕衆撫夷狄巨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
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
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警音之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
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
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
曰爲可屬巨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
得回也門人加禮是非者附節曰吾得

四也遠方一十餘年也前在光後
何補是非後那對吾得也遠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十六年使彤巨太僕將萬

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
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巨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
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
日歐血死歸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
誠慙恨義不可巨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有汝也皆爲身
文簿而上之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巨副吾心旣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
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
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旣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
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
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

為將軍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讓且齊人田璜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其買社稷且與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璜首先至質後至於足遂斬其質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古猛反又徵人請符曰立信

胡貊數級於郊下徵人謂徵外人偏何等也行驗也為偏何請選目功邊亭成烽幽障皆將二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為一世

言教化久成論語云九年而一省之故曰致感憤惜哉畏

法之敬也畏之謂也

贊曰期唇燕門霜水虜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

和

姚則王霸祭遵傳第十

魏書卷之六十四

後漢書二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任光子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

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漢兵至宛軍人見光

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

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曰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

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續漢志曰五官

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續漢志曰五官謝府自光斬之於市曰

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

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獨守無援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

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虜力虛弱欲俱入城頭
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
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
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
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
炬火燭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
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
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
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
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詡濟南太守皆

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眾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

今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兖界眾有

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

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兖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

起在平有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

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

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請京師奉朝

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曰賑卹宗族牧養孤

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二人各六百石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

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曰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為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廼置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臣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

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上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

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守正也詔在表安傳永元四年

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

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今萊州縣也父為高密都尉匡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

中數十人而忠獨巨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

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巨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巨

帶忠東觀漢記曰上賜世祖此綬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廣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者卿得無望乎即巨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

物賜之馬名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

等闕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

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巨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

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

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

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郡郡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郡郡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郡郡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

縣西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

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臣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也合諸鄉射及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鄉飲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

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二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著首直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謀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淫而死

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

除

東觀記曰永平二年純純世世世世世世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

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

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

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汝氏侯

汝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汝谷水故以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屬城在

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

子國除延熹二年相帝紹封修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

守畱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莽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

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

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綬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

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自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自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上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易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巨攻則何城不克巨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鄆鄆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警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

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目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心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

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

侯靈壽縣在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

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在左右曹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

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在平原郡故城在今山東平原縣東北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

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在渤海郡故城在今山東德縣西北臣

論曰凡言感事者言功著易顯謀幾初者巨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

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

語曰一言可百與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字嘉字共仲歆字

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開門迎世

祖巨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

巨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

后后即揚之甥也故巨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揚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

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

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德縣西北喜卒復巨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

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秋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

長安因除為納言士上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納言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

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

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說軼曰

大王巨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

弟稱王故曰也故曰也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

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言陳嬰母謂嬰曰萬乘之富貴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

況沛然自毛可巨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者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餽貌軼奇之且巨其鉅

鹿大姓廼承制拜為騎都尉授巨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

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

遂來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

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射節道中詔取行者世祖自

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

論鋒 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馬木謂棺也老

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鄴元注水經曰鄆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

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引

聚人者也 西石公記曰勞師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 徒巨恩德懷之是故士

眾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鄆世祖止傳舍鄆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暉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暉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並亡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 城營中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傳者 統

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

世祖明且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頓明公威德幸

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迺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 悉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

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請懷宮 懷宮在 帝問卿兄弟

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居前將軍從時真

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丸之後癭揚為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丸也光武

揚病癭欲曰惑眾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縣名屬定國故城在今 建武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曰純真定宗室之出男上謂純林遣使與純書欲相
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
弟林邑侯讓及從兄東郡侯純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
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曰
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
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
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
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
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
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
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丁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

未下長自殺純坐免曰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冒

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東光今魯州縣

年上合書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奉詔承郡太守朱英親屬分國屬承賦不自矜制書報

曰三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賜者不能愛已也

更後國上令侯無介然之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

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

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

將軍王常擊之帝曰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遣使拜太中大夫使

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

戰而還璽書復曰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

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今屬宿至代郡太守封

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

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
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詔封其子野為高亭侯野卒無嗣帝復封野弟騰

後漢書云封 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扉委佐還旅二守焉依委首於危反佐音終

謂自劉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 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後漢書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

陽郡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巨祐為護軍

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巨祐為護軍常見

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

也日角解在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祐乃不敢復言從征

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陽巨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

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皆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封堵陽侯在今惠州方城縣者音者冬

與諸將擊鄧奉於滎陽祐軍敗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

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遺擊野隨皆平之延岑

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

東陽乘各在南陽

臨陣斬成延安

收得印綬九十七

東觀記曰

收得所盜及陵武帝蕭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

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

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

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

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

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劫

轎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

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

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

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

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

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鄧統陽

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

將兵處衆多受降巨克定城邑

此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

食邑七千三百戶

行唐今恒州縣也

十二年增邑定封高侯

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

加受南陽五日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畱奉朝請祐奏古者

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

去大名曰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

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

曰有舊恩數蒙賞資

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

二十

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

后巫蠱事免為庶人

和帝陰后吳房侯陰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

為高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

言直諫事丹曰言語為固德侯相

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朔調上谷也副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

率耿况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

起丹與况共謀拒之况使丹與

罪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

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
何忘 二郡良為吾來 東觀記曰上在廣阿間

尤武卿應然之備今兩軍遙相戲弄也
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遼陽之
兵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勩思
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

戰漢軍退卻 續漢書曰兩軍相擊上丹
里死傷者從橫丹遂世祖謂曰

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
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

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起
勳 謂景也 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

馬相兼也 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 乃曰
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

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
如衣繡夜行故巨封

謂朱貢 臣之詞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

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

從擊破五校於滎陽 衆名也 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 見上在前廢發其帳上笑曰聞壯士

如帝曰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

得將軍威重臣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 續漢

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

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巨梁守狐奴令與

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

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

西到武庫也 書曰將軍營兵 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 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

尚卒子苞

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巨梁守狐奴令與

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

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

侯

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曰曰主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曰便宜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曰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亦肩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

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在濟州平陰縣東臨文水故城在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

楚沛間拔大梁前書音義曰梁縣名或曰梁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

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

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

過也言眾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譟談者謹誹誹謗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成孔了之言也其曰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

海人真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

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三部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

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各臨雅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

武進攻西攻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

田晉陽廣武廣武縣名屬太原郡備胡寇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

尹由於黎時黎時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

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雁門郡故城在今代州縣東北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

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池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

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

由所略由昌為將帥與其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

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

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

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

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廩新猶割

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議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

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昌成為安集

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南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

昌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

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

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塲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戶

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游舟車所至
足跡所達靡不爲神祀祀曰爲祖神祖也
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

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

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

年從征破隗囂臣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

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向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

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臣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

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臣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

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

陽縣河上至安邑前唐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重一太原至并陘太原今并州也并陘今屬常山郡常

州縣也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臣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休塞

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麻陽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縣也就國二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

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相帝時臣罪失國

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臣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爲騎都尉謁歸謂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

射犬巨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

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

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郡上將軍印綬十三

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臣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

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畱吏牘上有書視之云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以狀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臣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
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首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其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
皆死帝曰降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巨中郎將
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阻蠻夷徵側等降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阻郡
處也具陳公史州新昌縣也蓋首廢於百天獲其帥徵貳徵側
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長平縣屬
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
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

養牛上樽酒十斛

前書自養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
斛稷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爲下樽也

巨列侯奉朝請二十

年定封慎侯

慎縣名屬
汝南郡也

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賴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巨縣亭長迎軍拜爲

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

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
王尋等於陽關賊兵反走

還汝水上上巨手飲水凜盥頓首聖
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應邪

巨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賴川收

墓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

祖使將賴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卽位巨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

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

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
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曰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

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

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倣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

者因得召見曰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

搶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潁強侯

潁強縣名屬汝南郡潁音於新反

與諸

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

洛陽城東而北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

頭弟門也

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鐔所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

黃平之建武三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

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

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

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

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

石謂發石也長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三創曰此能全其眾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曰鐔為左曹常從征

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

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

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

曰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

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曰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

叢臺在今趙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

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

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

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曰為歡

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曰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群

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故而鎮其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武常

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平谷縣名屬幽州而還縣名屬平谷世祖即位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

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

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

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郿侯郿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

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

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曰次對至武曰臣臣武勇可守尉督

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闕達敢言闕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忌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

縱之曰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呂吏

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

武捕虜將軍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備募諸將營見前涼州諸郡羌胡兵及施刑合四

萬人擊之到金城浩靈與羌戰浩靈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洛都谷在今甘肅死者千餘人羌

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邯水名在洛都水西自吐谷

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郡
也在今鄭州化陰縣東
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

孫震為涿亭侯震字胡功震卒子劄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目為上應二十八宿末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色其稱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帝命姬玄

生曰黃帝火之子佐命張議者多非光武不曰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巨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

霸德土謂周也霸謂齊桓管文公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

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九軫有謀臣不若也降自秦漢世資戰方至於翼

於上運皆武人崛起猶勃起亦有鸞繒屠狗輕得之徒灌嬰唯陽販

人以屠狗為或崇自進城之賞或任巨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承

也言天下依倚而取乎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疑位則君臣相疑伊摯也蕭樊且猶繆繼信

越終見薙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然

平即軍中斬噲平與呂氏執噲請長安斬信封為淮陰侯入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紳信斬之

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具其首殖其骨肉彭越韓

信皆受此誅自茲已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

之貴為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亦色也紳帶也或作摺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其懷道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郤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爵高為大司徒封高帝侯食四縣耿弁好時侯食邑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巨政齊之巨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蔽未遠

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觀望故難塞也若登高祖並用功臣則其蔽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曰事相權

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弊也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

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謂復傅曰帝方以吏中真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人事恩遇其厚也其餘並優巨寬科

完其封祿莫不終曰功名延慶下後昔聞侯巨為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前漢書曰上尊貴諸將往往稱孤謂其良曰此謀反其陛下起在谷為天子而所以皆稱孤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郭俊亦譏南陽多

顯郭俊曰先武以及為非州牧帝引見及因以補祭鄭典又戒功臣專任鄭典傳曰典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將成曰朝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

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遠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續思又庸功是存

庸勳也言將典帝續則念勳功之臣也

有來辟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

寇鄧之徒與伏上烈也 魏延龍次

魏延龍次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儼景同翻

宋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後漢書二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

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興縣也融高祖父宣帝時呂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

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印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呂任俠

為名然事母兄養勅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

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

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

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呂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呂為校尉甚

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

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

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

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

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自

守此遺種處也遺種也可以存全不復絕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

鉅鹿圖出河四關謀也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

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

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光中有此庫音倉云云鈞之後也

張掖都尉史苞二補火錄注苞字松文茂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

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

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巨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

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曰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

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

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巨梁統為武

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庫

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

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

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也

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懲創也說文云文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

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

即位而心欲東向巨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

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

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利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

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為從從以威勢相脅曰橫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車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亦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復於魏魏遷人較都于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

陛下當陽數之禮季涉三七之節紀東帝時賀良言赤精子識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

以哀帝建十元年改名秀字穎叔黃應前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

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露

也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言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

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

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

招之曰通冀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

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

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酒制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曰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

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相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曰時定制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驚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朝之時南越尉佗

露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何為國故召公即今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等處之分也

此為七郡也效致也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呂黃金二百

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呂為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

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

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守持一隅呂委質則易為辭呂納忠則易

為力書不足曰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曰底裏上露長

無纖介底裏皆露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

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

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呂用心謹遣同產

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

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曰尉藉之

甚備劉融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守節不

回四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賢子恂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効融

等所曰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悁也改

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去從議為橫

謀去從昔山東也百年累之一朝戡之豈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建謀

呂至於此言隗囂執事者貪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

散易曰輔人難曰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

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虛夫負虛交

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眾曰舉事仁者不違義曰要功今曰小敵大於眾何如

言危也 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

子禮也禮君南齊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

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起兵已來轉相攻擊城郭

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

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

於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

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

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憂人大過已德取怨

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

知且已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豈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

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已外屬圖及太史公五

宗外戚世家

景帝子十三人為上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齊民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

魏其侯列傳

實嬰太后從兄子也

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琊郡

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

出生也爾雅曰男了謂姊妹之子曰出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已正

梁孝王是帝弟也亦景太后所生梁王與四

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雖賢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

長君少君

尊奉師傅

長君實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嗣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擗師

修成

淑德施及子孫

施延也首羊鼓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

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

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慈誠

孰能如此

說文曰慈諫也慈或作慈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

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而結構

已成其姦又京

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

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

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已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

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

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其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

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

同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曰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

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曰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

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黨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

竺曾曰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魏記曰曾弟報怨殺融融承制拜曾為武

鋒將軍更曰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

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也

城昔匈奴故城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

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

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左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囂勢排逆用逆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

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

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

小月氏等小月氏西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

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呂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呂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

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

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盛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今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

杜預注左傳曰魯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遂曰次

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

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

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曰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

右手耳韓信云蕭何自追之入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

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曰非舊

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曰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

誠金遷安上弟曾孫安上曰卿弟倫之子遷安上時為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

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已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尚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曰連城廣土享

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還巡席後帝知欲

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

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

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入盜金下獄帝曰三公參職不

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

如故又兼領將作及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

骸骨說苑曰安子注張列之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

遣中常侍中謁者問其對內屬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

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

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曰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

公兩侯三公主四千石一大司寇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

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百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

爲比永平二年林邑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

巨寶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融惶恐乞骸骨詔

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

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

巨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

侯劉子去婦因巨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

穆等官諸寶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

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

帝巨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尚也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

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

本郡唯勲巨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

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

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

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

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寶融始巨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未反收卒也亦音彭八反義兩通巨投天隙

投會天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殼至骨也蛻音統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

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

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

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巨尚公主爲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

法貴顯用事申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

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巨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

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巨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

知邊事也 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石掌御乘輿百騎都尉耿忠為副忠字子也

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

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涼水東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漢水

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

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高關山名在朔方北騎

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大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北交

河縣東北今名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在西北交

在今延州雷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耿

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

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

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

張皆去符傳巨屬固取信今古注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

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為

啗不嫌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肅宗即位呂公主修救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

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呂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

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

年復代馬防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

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呂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

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侍宮掖聲執

遂曰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

出過園指曰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喝音鳥故反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差也趙高解見雷帝紀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

相糾察以陰黨皆外戚恩賈踰後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典之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勤

勤猶曰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家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使曰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曰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憲曰侍中內幹機密幹上也或曰占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曰篤為虎賁中

郎將篤弟景環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曰前太尉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曰為太傅令

百官總已曰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

騎校尉栢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

所曰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詭解反眦音仕懈反

廣雅則裂也或謂裂也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

客新紆子曰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并孫章之子來弔國憂

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

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

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

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

求擊匈奴曰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

綬官屬依司空依准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今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前漢志也曰執金吾耿秉為副發

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定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一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

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備者監之又曰扶風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備護關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

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

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

鴻鄧鴻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朔陽在

原郡胡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

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得以為姓匈奴貴種也入呼其始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

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

比鞮海匈奴中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

頭案前於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

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

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

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人錄萬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

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

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

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謂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巨八陣莅巨威神兵法有八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積鹵絕

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温禺巨鬯鼓血尸逐巨深鬯謂禺尸逐皆匈奴上將也周禮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躡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

區落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謂前之校也後之校也上巨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匈奴地言頓子繆孫統老上單于也下巨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匈奴圍於平城七日

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謂威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威也

揚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德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辭曰

樂王師兮征荒裔樂美也詩曰於謀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戡齊也詩云

其邈兮亘地界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碣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

帝載兮振萬世熙也戰事也書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

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

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曰詔賜單

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福言依附漢家自保

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朝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間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鞨王奉貢人侍隨諷請闕憲曰單

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

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

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今史及御屬二十二人也

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肯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

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

舍人職漢書太子舍人秩二千石是時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

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

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

軍侯邑二萬戶篤鄼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

封遂將兵出鎮涼州巨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巨

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

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

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曰北虜微弱遂欲滅

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呂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呂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呂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雖俱驕縱而景爲尤其奴客緹騎依倚形勢陵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小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緹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呂特進就朝位壞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棗將作大匠棗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茲甚

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

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人后居長樂宮故皆相交結元舉並出

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

侍鄭衆定議誅之憲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

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

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

磊橫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壞皆遣就國帝曰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

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曰憲爲官

者皆免歸本郡壞曰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貧人非

氏家之法徙封羅侯不得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初竇后之譖梁氏憲

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雅弟徙允真徙允真遂路由長沙

通環今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謂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巨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巨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

雜之師一舉而空朝廷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業

巨降其實也降指也是巨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夫一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寶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目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

復思一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曰此言之士有懷琬琰巨就煨燼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

為心支計也亦訓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融集與寶伯向書曰孟陵奴來

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

永初中二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州縣東

居貧蓬戶蔬食

莊子原憲編蓬為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

躬勤孝養然講讀不

輟太僕鄧康

鄧珍之子禹之孫

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曰此益重焉

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

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

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絕必家蓬萊在焉

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

年十二能屬文巨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擢章

為羽林郎將

續漢書羽林郎將二百人

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

輩甚得名譽是時梁冀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

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

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

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
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契河右奉圖歸忠

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心歸于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

庭鏤石燕然加胡樂也老子作之雖則折鼎王靈昌宜雖二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景神學首辭東則為子天知室首來藝萊山

辨大對稽東辨之闡其各肅始與文章不肯甘泉曰此益重

今十州則謂郡縣吾貧藿三蔬食

章字由向少汝學臣文章與馮翊翁同徵更琳琳

後漢書三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